



回不去的旧时光

□ 袁二辉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我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

立夏过后，麦子一天一个样。放眼望去，齐刷刷的一片金黄，就像给大地铺上一张黄色的地毯，麦秆一根根精神抖擞地站立着，麦粒圆鼓鼓的，镶嵌在一簇簇如剑一般挺立的麦芒之中。一群小孩子站在麦地边，揉碎几粒大麦穗，把新鲜的麦粒放在手心，深呼吸，贪婪地吮吸着麦子的清香……

压井里的水不管什么时候压出来都乍凉，娘经常用压井里的水淘洗下熟的面条，淘出来的面条筋道、柔滑，入口凉爽、舒服。

我将压井里的水冲入爹喝干的空酒瓶，再倒上两酒盅醋，捏进去两粒糖精，放入两把搓好的麦粒，用筷子搅拌几下；再央求爹把瓶盖用剪刀钻开一个小孔，用从代销店买来的绞丝穿过瓶盖的小孔，一直延伸到瓶底，想喝的时候就滋溜一口。

午饭后，小朋友们也不睡午觉，三五好友拿着自制的汽水来到家门前一棵两人合抱也抱不过来的柳树底下乘凉，轮流讲故事，渴了，你喝我的一口，我喝你的一口，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无以言表。



挑冰糕棍儿是那时我们最常玩的游戏。两三个小朋友聚在一起，每个人拿出同样数量的冰糕棍儿放在一起，“石头、剪刀、布”猜拳决定谁先挑。先挑的人将这些冰糕棍儿举起来一抛，冰糕棍儿就散落在地上，拿起一根没被别的冰糕棍儿压住的，一根一根地去挑那些压在一起的冰糕棍儿。挑时其他冰糕棍儿不能动，如果动了就算失败了，由下一个人循环挑战，直到所有冰糕棍儿被挑光为止。

迷恋这个游戏的那段时间，我们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都是低着头走路，瞪大眼睛沿途寻找别人丢弃的冰糕棍儿。

这个游戏最后的冠军总是比我们大几岁的青姐。她的崇拜者能排到校外二里地。玩这个游戏最怕遇到“跷跷板”，就是一根冰糕棍儿恰好搁在一堆冰糕棍儿上面，像是两头腾空的“跷跷板”，要把它挑开很不容易，稍不留神就会引发“地震”，下面的一堆冰糕棍儿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

不服输的我向无所不能的爹请教，爹不知实验了多少次，终于总结出了胜利法宝：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两手各拿一根冰糕棍儿，分别伸到

“跷跷板”的两头，先轻轻地往上端，待脱空后，再慢慢向外移，最后猛地一掀，“跷跷板”飞出老远，下面的一堆冰糕棍儿却安然无恙。我慢慢掌握了这种技术，斗胆向青姐挑战，几个回合后，所有的冰糕棍儿被我赢到手，小伙伴们无一不投来羡慕的目光，我的得意劲儿就甭提了。

太阳下山后，我拉着爹的衣角，嚷嚷着去摸知了猴。我们先在自家的五棵大梧桐树旁搜寻，地上常常会有像蚂蚁洞一样的小洞，爹用小棍试着挑，看能不能挑开，如果一挑洞口变大，里面十有八九有知了猴。他将一根小棍轻轻放进洞口，知了猴就会用爪子抓住小棍，只要轻轻一拉，就可以轻松将它提出来。如果发现有人，知了猴会后退，爹越拽，它越往里陷，这时爹会让我拿一茶缸水去灌，只需灌一点，它就会爬上来，自然成为我的罐中之物。

天黑后，我们找树多的地方摸，一般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爹拿着手电筒，我拿着空罐头瓶子，肩上扛着一根磨得光亮的长竹竿，多借着手电筒的光，仔细在每棵树上搜寻，哪怕知了猴爬到高高的树干上也难逃爹的慧眼。每次回家，罐头瓶一定满满的。

明月小银塘

□ 杜明芬

故乡是一卷旧词。铺满池塘的月光是无数根被反复拉扯的麻线，每过一年，线上便悬挂一颗新的铃铛。于是，每提起一次故乡，铃铛就响一次，相思就深一重。

我家屋旁有一大一小两个池塘，一个小池塘深水养鱼，一个大池塘浅水种稻，这两个池塘是我童年生活的见证。

每年开春，爷爷都会从很远的地方买回鱼苗放入小池塘中，常见的草鱼、鲫鱼、花鲢等都好养活。乡下养鱼向来是不喂饲料的，找鱼食的活儿就落到了我和弟弟妹妹身上。

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我们先是马不停蹄地做完作业，然后便会一人背一个小背篓，各自拿上一把镰刀，去地里割新鲜的南瓜藤、玉米叶和一种叶子细细长长的草。将它们背回家放在池塘边上，抓起一把用力向上一扬，那些草儿便飘散到了池塘各处。此时的鱼儿们是不会有动静的。过一会儿再来，便能看见那些草无风自动，被鱼儿使劲往水中拽。

临近过年，表哥表姐们便会在我们家聚集，因为要开始捕鱼了。先是两个表哥穿着水裤沿着网下水，然后沿着池塘的边沿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再慢慢汇合。静待一会儿便到了收网之际，岸上的人使劲儿往上拉，鱼儿们虽然挣扎得厉害，但依旧被捞进了网中。当天晚上，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喜欢坐在院子里盯着捞起来的鱼。那时的月光像一朵盛开的白芍药，温柔地落在池塘里，静静地数着时光。

另一个大池塘里每年都会种满稻子，当手指长的秧苗结出一串串金黄饱满的稻穗，那便是快要抵达秋天了。收割稻穗的时候，每个人都忙得热火朝天。小孩子也会去田里帮忙，偷懒的时候就会跑到未割的稻田中寻找鸭蛋。

在繁忙中度过白日，夜晚我们也不会安安分分地待在家里。多数的时候我们更愿意跟着大一点的哥哥们去割完稻子的稻田里夹黄鳝。夜晚的田野一片寂静，偶尔能听见几声犬吠和蛙鸣，黄鳝自在地浮在水面上，似有万般惬意。这时考的是眼力，一旦有谁发现黄鳝出没，哥哥们便会瞄准目标，用自制的黄鳝夹快速一夹，黄鳝便被捉住了。细细长长的黄鳝像蛇一样在桶中蠕动，但年少时并不知晓害怕的感觉，心中满是勇往直前、披荆斩棘的勇气，只觉得兴奋和刺激。一大群人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光阴安静得像一幅画。月光皎洁热烈，落在孩童的衣襟上，仿佛是有谁一针一线绣上去的，那样好看，那样动人！

月光浮动的光影里，我又坐在了池塘边上。看星月，听蛙鸣，想起从前的梦想和情怀，想起年少的炽热和勇敢，想起故乡的情和事，想起心心念念的人和家中始终不变的温暖灯火……

爱着点什么

□ 夏学军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一个人，我更愿意知道他们的爱好是什么。爱好是一种很强烈的情感，它可以使人全身心地投入，会让生命变得更加美好和充实。

爱好不一定要多高雅，但一定要有益身心健康，书画、旅行、摄影、种花、钓鱼、手工……发自内心地喜欢一件事，并长久地坚持下来，在获得无穷乐趣的同时，也能反映出这必是长情之人。与这样

的人交往，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也会对生活多出几分热爱与深情。

有一生热爱的事情，也就有了与孤独对抗的能力。当你有了兴趣爱好的陪伴，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微小快乐、期待和满足，是一种心灵上无可替代的存在。

我爱读书，读书“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但它有支撑我的东西，有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也让我学会了用更宏观的眼光看待生活的本质，帮助我在关键时刻豁然开朗。兴趣

带给我的，不是物质上的回报有多大，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有多深。

不是所有的爱好都必须有用，不是所有的爱好都要拿来变现，当然如果你的爱好正巧能给你带来名和利，这也是你努力与坚持后生活回馈给你的最美的礼物。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偶然接触到一门很小众的艺术——篆刻，忽然就爱上了，一直到现在快二十年了，依旧爱得深沉与执着。我曾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他答，除了让

自己的心有所依附，日日挥刀“五百次”的练习，保证了每一件作品的完成度与精度，还磨炼出了认真做好一件事的品质。

想起了奶奶，奶奶到老依然喜欢做手工活儿。她戴着老花镜，一板一眼不紧不慢地打发着时光，小鞋垫、小布袋、小褥垫、椅子套、餐垫、绣花台布……每一件，都缝进了她的热爱与对家人的爱。

此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吧！不管热爱的对象是什么，都能让生命更加鲜活和精彩。

“夏尾”宴

□ 马海霞

我上小学时，每逢夏天快结束，铁锤大爷会招呼胡同里的叔叔大爷去山上喝酒。

铁锤大爷是个石匠，除了种庄稼还采石头贴补家用。他爱玩，盛夏时节，喜欢扛着他的长竹竿上坡干活，歇息时，从兜里掏出麦粒，放嘴里嚼成面筋，将面筋缠在竹竿细头，去树下粘知了。晚上别人在家里乘凉，他则拿着手电筒去树林里照蝉蛹。白天晚上都琢磨蝉事儿，收获自然不小。

铁锤大爷也不小气，他会在夏末时节，选个吉日，请大家打牙祭。酒看他准备，将家里腌制好的知了和蝉蛹拿出

来，放油锅里一煎，“山珍”便出来了。

铁锤大爷出酒肴，其他人带酒带茶。酒是自家酿的粮食酒，茶是最便宜的茉莉花茶。到家附近的山上，找块大石头将酒菜摆上，一席人便开喝。我们小孩子另开一席，一人抓一把蝉蛹，吃完了再去抓。

夏尾的乡村傍晚，蝉鸣和蛙鸣响成两片，一边是蝉鸣，一边是蛙鸣，此起彼伏，一声高过一声，飘起高音来，谁也不服输。喝酒的叔叔大爷，声音也高了起来。

伴随着一次次的“夏尾”宴，胡同里的孩子都长大了。我们这条胡同，走出来6个大孩子，大部分人搬离了胡同。

那些夏尾在月光下吃“山珍”的记忆，浸染在岁月光阴里。因为有太多共同记忆，胡同老邻再见面还是很亲切。

我到了一定年龄，才明白铁锤大爷为何在夏尾攒局。农人最好的庆祝就是老友坐在一起喝点小酒。“山珍”谁不喜欢吃呢，既能打掉馋虫，又营养丰富，最关键向大自然伸手，一分钱不用花。夏天，去野外凉快又随意，吃喝玩乐顺便看看风景，烦恼的事儿倾诉出来，大家互相安慰，内心的烦恼也被抚平。柔和的月色中，再畅想一下未来，生活的希望便迈着轻盈的步伐款款而来。

“夏尾”宴是胡同老邻对

自己挺过夏天的一种犒劳，也是大家送别炎炎夏季的一种方式。蝉是托起这场聚会的最大功臣。40年前，生活还不富裕的农村，老爷们想攒局喝酒，只要别动家里的票子，就不会被主妇们数落，大大大大摆去赴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小到一条胡同都有自己的脾气和秉性。我们这条胡同，街坊四邻都没读多少书，他们老实、怕事，甚至还带点儿窝囊，但他们个个吃苦能干、团结友善、热爱生活。

我是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如今再踏进胡同，心头还会冒出亲切和温馨。胡同虽窄，但让人心里敞亮宽广。